

# 第一位叢林女飛行員

。沈運曾譯。

## ——也是第一位獲得新幾內亞商用飛行執照的女飛行員



在澳洲偏僻的內陸地區，對於真正良好、永不破損的器物，有句老話說：「像是潘蒂的斧頭，不論它是兩個頭或四柄把手，但仍是同一柄斧頭。」這句話用來形容最近在新幾內亞（New Guinea）熱帶叢林腐鏽中劫後餘生的二戰老飛機。

也許在德軍中的「菲斯勒（Fieseler）Fi 156 鸛鳥式（Storch）機，差堪與之相比，但「奧司特（Auster）」這種單引擎「短場起降（STOL）」性能的飛機，在二戰中，特別適合於新幾內亞等西南太平洋地區飛行，可以說是極具傳奇性的航空器。它可以載運任何客貨——從間諜到禽畜、糧食到輪胎，而且接送至根本不能名之為起降場，叢林中蔓草雜生的任何一塊土地上。

在戰後的歲月中，「奧司特」（包括其他的航空器）乃成為重建新幾內亞地區主要之交通工具。機外髹漆著澳洲登記的「KSK」標誌，駕駛內駕駛該機的，卻常是那位第一位獲得該島國商用飛行執照的女性潘蒂葛萊涵（Pat Graham）。事實上，在五〇年代早期，恐怕她也是全世界可數的幾位全職商用飛行員之一，如今年近七十的潘蒂，回憶當年在「吉匹沙比克航空公司（Gibbes Sepik Airways）」的飛行生涯時說：「回憶五〇年代在新幾內亞飛，真是有趣極了！我們瘋狂地工作，也瘋狂地玩兒，一星期飛七天，全在非常狹小荒野的場地上起降。每當降落，你只能試一次，因為你絕對無法重飛。故

每一次進場，必須做最正確的測距和判斷，這樣說吧，根本就是定點降落。你知道嗎？公司的『先行官』總是走進森林裡，找一塊他認為合適的場地，把當地土著民工找來，將灌木和亂草砍掉，然後大夥兒在地上踩踏一陣，成了。於是我們飛行員其中一位便得駕機至此地降落，做為隆重的開航典禮。這便是「叢林飛行員（Bush pilot）」常做的工作。」

說到潘蒂葛萊涵，本來她以美髮師為業，但她一直在與髮尖分裂和大男人主義戰鬥，一意要擴展自己的世界。辛苦積攢下來一點兒錢，足夠去學飛行，並考取了澳大利亞的商用飛行員執照。可是，這時她才發現，在南半球澳洲的航空事業中，根本毫無女子容身之地。幸得這時節，一位皇家澳洲空軍（RAAF）退役的空中英雄，名叫鮑比吉匹（Bobby Gibbes），創辦了一家叢林航空公司——「吉匹沙比克航空公司」，潘蒂葛萊涵遂離開澳大利亞北上謀生。而這家航空公司並不嫌棄女人，於是，她終於能在「沙比克三角洲（Sepik Delta）」的叢林、山區及西部高原等地區飛行了。

由於鮑比吉匹曾在非洲沙漠待過，早已獲得教訓。因此他深知要在叢林荒野進行航空運輸，必須使用堅實牢固的航空器。所以他選用單引擎機型中單翼的「羅丹北歐人（Zivko Delfin）」及「奧司特」兩型飛機。不過，從潘蒂在新幾內亞各地區闖天下開始，就有一些人不太欣賞「那個開飛機的丫頭」。許多人更覺得奇怪，何以「沙比克航空公司」老闆情願把賭注下在一個剛獲得「B」級商用飛行員執照，飛行紀錄簿上只有

一九五〇年潘蒂加入航空公司前攝於澳洲飛行社座艙中。

最起碼的飛行時數，而且從來不曾見過新幾內亞的一個年僅二十二歲的女娃兒身上呢？一位從前曾在航空公司與潘蒂共事的同事，形容他看見潘蒂的第一印象是：「像一名長著閃亮翅膀，但只有少數飛行時數的短裙女學生，到世界上飛行最艱苦的國家上空，來接受入教的洗禮。」

飛行老手們常說，新幾內亞西部高原上空的雲彩為「巧克力雲」——他們永遠不知道哪一塊雲中包有堅果（冰雹）。五〇年代，在《固特異（Goodyear）雜誌》上有篇文章記載：「這兒多九千呎高，直插入蒸汽濛濛熱帶雲層的叢山峻嶺，起落場又短，經常是太短，從來沒有直接進場降落，也從來不講求正對逆風，而總是在下降中突然側滑轉彎，才把山邊繞過。要降落必須成功，一次搞定，然後飛快地卸載，立刻裝上回航的客貨，趕緊起飛，



遲了，下午烏雲密布，明天之前便休想飛出來了。「事隔五十多年後，一位皇家澳洲空軍飛行員曾駕駛哈美蘭「馴鹿式」(de Havilland Caribou)運輸機，在該地區駐防多時。報稱叢山峻嶺，蒸汽般雲霧，一如往昔，林中起降場短亦絲毫未變，實難令人置信也。」

潘蒂駕駛的第一架飛機為「奧司特」，她回憶其航空生涯，幾乎在首航時便被毀掉。她說：「我到摩爾茲比港(Mort Moreby)報到才兩星期，一天，總飛機師馬雷納斯左丹(Martinus Zaydam)說，他要換一架飛機，必須到韋瓦克(Wewak)去一趟，還要路經盧米(Lumi)，問我可願跟他一起去？我說：『好呀！但我們準備去多久呢？』他說：『就只一、兩個晚上。』由於我不瞭解新幾內亞情況，於是我便僅收拾了一只週末出門的小提袋——然而，我卻在那邊一住就是十八個月，才重返摩爾茲比港。到達韋瓦克後，又被要求下午再飛一趟安哥藍(Angorun)，我們照辦了，但半途引擎壞掉，一共花了十分鐘便找到迫降地點，但足足花了十個小時走回來。此一不幸之飛行經歷發生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五。不幸中之大幸，旁邊有一條小山脊藏在蔓草叢中，我們荷蘭來的總機師沒撞上去，雖平安，但迫降時卻摔得不輕。」

多年後潘蒂回憶道：「我們機上載運了十四名遭返工，飛機更是滿載了各種物品，從開山斧、刀械，到他們遠離家門在外工作兩年後，想要運回去的所有一草一木。剛一落地，大夥兒在馬雷納斯和我之前，便搶先一擁衝出飛機，奔向叢林，消失蹤影。我們也沒浪費時間，分別從駕駛艙兩側逃出。我想，那些乘客再也不敢飛行了，但或許他們認為，這根本只是一次正常的落地，也未可知。」

潘蒂他們的冒險，世界各地不久都以頭條新聞加以報導，從《婦女周刊》(Women's Weekly)到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》(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)都以橫幅大標題「那位飛行女郎(That Flying Girl)」和「我們首位叢林女飛行員(Our First Girl Bush Pilot)」等描述其故事。

假若在新幾內亞地區飛行，能被形容為「一路

無話」，那麼在接下來的一年中，潘蒂至少尚未遭遇過空難。她飛過「奧司特」和「北歐人」等型機。載運的客貨不勝枚舉，從教會補給品到政府官員，什麼都有，但惟有一件東西從來沒上過她的飛機，那就是「無線電」。

在一次未載乘客，經停塔及(Taji)至盧米的飛行中，她已遭遇到與空難相當的苦頭，也領教到山嶺中天氣變化多端。她解釋說：「離盧米尚有五分鐘航程，我已能在空中目視它了，然後，突然間，如同閃電般快速，嘩！天色立刻昏暗，頓時烏雲籠罩，我這一生從沒見過烏雲聚合有如此之快。事已至此，我得暫留空中，盡量尋覓可以降落之處。由於不能再翻過山脊回頭，故只能設法在沙比克三角洲找出路，但是我什麼也看不到。好不容易從雲縫中窺見下面一片河牀，我想乾的河牀再合適不過了。經繞行一圈四處察看有無障礙，才緩緩下降，離地面至足以看清『克安河(Kemang)』陡峭的兩岸時，我將速度放慢，盡量輕輕地降落在卵石灘上，『奧司特』已順著河牀蹦跳著滾行，眼看一些大樹越來越近，我忙拉開避讓，打了一個地轉停下來，真是幸運，飛機上只剩下一加侖燃油了！當時我曾想過走路去一個叫德基克(Drekick)的地方，距離約在十三哩外。但我仍然留下來守住飛機。從盧米派出的搜救隊在兩夜之後終於到達。」

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》接著記述上回的故事：「總有不下一百名赤身裸體的土著，手持弓箭奔下河牀向她跑來！仔細一看，才讓她鬆了一口氣，因為這些來客都咧著露齒的歡笑著呢。她這才明白，自己不是降落在『獵頭族』地盤內。」「那位飛行女郎」和「奧司特」已於焉得救。

潘蒂的勇氣與航空技能兩方面都贏得極高的聲譽——同時也獲得男性叢林飛行員的敬重。不久，航空公司一名經理，率兵退役軍官柯林杜勒(Colin Toole)對她更是印象深刻，進而傾心求婚。這對新婚夫婦決定經營一座咖啡園，為此羽毛未豐的國家——巴布新幾內亞(Papua New Guinea)開拓一新產業。

在河牀迫降之後，結實的「奧司特」已經拆

卸運往最近的降落場，運來新螺旋槳及起落架換上，工人們再將一條新木料接上主翼樑，竟又飛回公司基地韋瓦克了。潘蒂還力誇該機失事後更好飛，安定片之調整更容易些呢。

五十年後，經航空史料專家們發現，這一架「奧司特」已仍堆放在澳洲一座穀倉中，距離現已退休的潘蒂杜勒夫人住處，開車不到一小時車程。聽說將重新修復該機的計畫，潘蒂大為興奮而激動——特別是正當她決定要重返藍天白雲之際。她說：「太好了！那年在河牀石灘上，它對我那麼溫順而堅固，我一直喜愛駕駛它翱翔天空。有一年，在電視連續劇『飛行出診醫生(The Flying Doctors)』中，曾驚鴻一瞥發現過它，經友人探詢，該機當時為一位空軍官兵擁有，我原以為這位空軍人士早已把它摔壞，誰知卻仍健在。這麼多年了，不錯，我還要再飛它，一定好玩極了。」

有趣、好玩，似乎是潘蒂生命中重複循環的主題，且絕對與航空有關，那是絕不會改變的。最近，七十高齡的潘蒂還去紐西蘭參加一次「婦女航空大會」(Women in Aviation Conference)，大會給她試飛熱氣球的機會，在飛行中，女教官朗黛塔克(Rhonda Tack)問起，何以潘蒂杜勒還沒拿回她的固定翼飛行執照？她典型的回應是：「那有何不可？」後來她說：「因此我覺得必須再飛起來，但如今，那要命的無線電話機，不停在耳邊煩擾，甚至還沒起飛升空，你就得轉換三次波道。飛行本身倒很快便熟悉了。七小時放單飛，在隔了四十多年後，我自覺這已挺不錯了。」

猶記得我第一次放單飛時的情形，清清楚楚如在眼前，但這次卻大不相同，因為，你知道嗎？我已老了，還要忙腎上腺素……，不過，仍舊好玩極了！

澳大利亞民航當局恢復了潘蒂杜勒的飛行執照，在原來紙質名片式執照背面，加註上「奧司特」及「北歐人」兩型機之最新檢定。她單飛後的第一位乘客，乃是她現年十一歲的孫子賈可布(Jacob)，他一心一意想追隨其祖母的腳步，說得更準確一點，或者應該說是「航跡」吧！